银幕札记

穿透硝烟的人性光芒

——评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

在我本年度观影序列里，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是一部值得被深入品咂和郑重评述的作品。想起不久前，我观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时，被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，以至于在滂沱大雨中赶往影院进行二刷。观看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并未让我泣下，但在我内心中激起持久而有力的涟漪，留下来了难以忘却的印记，这是一部超越了个人命运悲欢，着力塑造了战争中的人类共同命运的群像。如果说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部故事片佳作，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可以称得上主题深邃、带有史诗性的厚重作品。

影片以第三视角冷静地叙述故事，通过一个小人物——中国厨师徐福——从为还债远赴海外谋生，到最终挺身营救战火中儿童的命运轨迹，串联起在大时代倾轧之下人性的微妙转向与精神觉醒。影片以战争为背景，却不止于讲述一场遥远的冲突，而是巧妙地与当下的国际形势形成强有力的呼应：二十年前战争硝烟，似乎仍然在中东土地上弥漫，昭示出战争的残酷在于从来没有真正的胜战者——无论军人、儿童、商人和个体家庭，在轰隆隆的战车下，都会被碾压为可怜的齑粉。

艺术处理上，影片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。视觉建构匠心独运，剧组在东方影都启用十四个摄影棚与九个置景车间，历经六个月，以1:1比例复原核心场景，赋予画面沉甸甸的现实质感，令人仿佛身临其境。演员表演造诣精湛，徐福的隐忍与觉悟、前台经理兼翻译马俊生的复杂人性、孤儿赛夫的脆弱与坚韧，以及美国大兵托尼与扎伊德等人的困惑与挣扎——每一位演员都精准地把握了角色的内在脉搏，使人物之间错综交织的关系成为叙事推进的有力支点，合力构筑出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群像画卷。尤其是在细节处理上，影片多处堪称经典。

圣诞节之夜，美军营地沉浸在欢愉之中，当地武装分子的反击骤然降临，将节日的暖意与战争的冷酷劈面相迎，欢乐与残酷的对照被推至极致，战争的狰狞面目在那一刻纤毫毕现。托尼与赛夫争执一场，马俊生为保护赛夫与托尼发生激烈口角，甚至厉声斥责托尼醉酒后思念母亲、暴露脆弱；徐福上前劝解，风波暂平，而托尼失声痛哭，只想回家、想念亲人——军人的职责与人性的软弱在此刻纠缠不清。

影片中有一处极其成功的镜头处理：煎鸡蛋的特写伴随校长口中关于学校孩子处境的叙述，鸡蛋在油锅中逐渐凝固、焦卷，无声地与此后孩子被用作人肉炸弹的现实形成蒙太奇般的并置。没有任何的旁白，却酝酿着撕扯人心的力量，这种“不直给”的表达，恰是影片艺术高度的体现——在克制中蕴含惊雷，在留白中沉淀回响，真可谓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

影片结尾处，年迈的徐福重返中东，意外发现龙餐馆依然伫立。他下车，踏入熟悉的空间，对菜单上一道菜产生好奇。当了解之后，他默默离席，镜头缓缓推近菜单——那道菜名为“徐福烩饭”。一碗由剩饭做成的寻常烩饭，在二十年后成为龙餐馆的常设菜品，承载的不止是味觉记忆，更是铭记与希望的象征。

整部影片最令我震撼的一幕，是贾马尔临死前那一个痛苦的回眸。在那短短一瞬，镜头未加任何背景，只留高调刺目的白光，将紧张、无助、恐惧与绝望凝结于一张面孔。那或许是全片一百四十分钟里信息量最密集、表情最深刻、人性洞察最精准的一场。

纵观全片，无论是发起战争的一方，还是反抗者，抑或游离于两者之外的群体，导演都在反复传达一个朴素而沉重的真理：战争没有赢家。他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厨师，以锅碗瓢盆为武器，告诉我们——好好吃饭，好好活着，好好保护战火中的孩子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。

愿世界不再有硝烟！

张亚丽（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）

生活风景

秋天，在一条河边等我

——霜降后张村河畔半日闲记

霜降过了几日，风里才真有了秋的筋骨。午后无事，忽然想去张村河走走。我家就住在这附近，这条河是天天打照面的老邻居。正因为太熟，平日买菜、遛弯，来来回回从它身边过，反倒很少正经停下来看它一眼。人就是这样，总觉得远处的风景才叫风景，身边的，日子久了，就看成了一道背景。可今天不一样。今天什么也不赶，就想慢慢走一趟。

从滨河步道口踏进去，最先接住我的是风。风从河面来，凉意是旧的，像隔夜的茶，入口才知还有回甘。抬眼望出去，河不直了。原先平直的一道水，如今弯弯绕绕，草坡从岸边缓缓漫进水里，没有一截生硬的坎。远处步行桥横在河上，弧线很轻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，留了半截给秋水去续。这桥我过了多少回，今天才觉出它好看。有些好，是要慢下来才看得见的；有些日子，也是要退下来才尝得出滋味的。

再往里走，秋色才一层一层铺开来。路旁的红叶已经透透了，不是那种怯生生的浅红，是经了霜之后沉下来的赭红，一片挨着一片。午后的光是斜的，打在叶上，像给每一片都镀了一层旧铜。柳还没有落尽，梢头染了金，软软地垂着。我忽然觉得，经霜这件事，被古人说重了。霜打在叶上，草木并没有露出败相。那红叶比初秋时更深、更稳，像是把一整个夏天的绿都收进去，换了一种更从容的颜色出来。它们不是在凋零，是在舒展。

第二重舒展。

秋风过时，叶片翻动几下，沙沙的，不急，也不慌，倒真像露出了一点秋日才有的、不轻易示人的笑意。人这一辈子，年轻时争着开得艳，到了我这岁数才明白，经了霜还能稳稳地红着，比什么都体面。

河岸低处，粉黛乱子草还剩着一层薄薄的粉雾。霜降之后的粉黛，颜色比盛期淡了些，不那么喧腾了。风一吹，柔柔地伏下去，又慢慢直起来，像呼吸。芦苇站在水边，穗子泛着灰白，有的已经松散开来。风穿过时发出很轻的窸窣声，像有人在远处翻一本旧书。空气里有草木收浆后的干香，是那种晒透了太阳、又经了露水的味道。伸手碰一下穗尖，茸茸的，痒痒的，像碰了一下秋天最轻的那根神经。这两样东西放在一处，一个软，一个疏，配着身后红叶的红和柳的金，谁也不抢谁，谁也不急着谢幕。秋天最教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儿——该浓的浓过了，该淡的淡下来，不慌不忙，各有各的活法。

我沿着栈道往水边靠了靠。河面比从前宽了许多，水不急，清得很，底下的水生植物隐隐透出一层深绿。浅滩那边，一只白鹭立着，缩着脖子，像一团被遗忘的白。它站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那是一块石头。忽然它动了，颈子一伸一缩，脚步慢得几乎看不出在走，沿着浅水边缘踱了几步，又停住了。没有飞。从前在别处见白鹭，多是远远一掠而过，翅膀扇得急。这里的白鹭不急着走。它不飞，不是不会飞，是知道不必飞。这世上许多慌张，都是因为不知道眼前这一片浅滩已经够好。一只鸟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，不慌不忙地踱步，这地方就错不了。人也一样，找到一处能安心站定的地方，比飞得多远都要紧。

再往前，步行桥的坡道口。我在桥边站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从前这里的模样。那时的张村河，河道是淤的，草是乱的，沿岸的人家挨挨挤挤，水边不太有人愿意多停。如今河还是那条河，水却换了一副脾性。岸不再是挡水的墙，草坡把人和水之间的距离缩短了。一座城市的河道，从“不许靠近”变成“不妨坐坐”，这中间的分寸，比任何景观都难得。日子也一样，从前总想着往前赶，如今才懂得，有些地方，慢下来坐一坐，比赶着去下一站更要紧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红叶在斜光里沉了几分，粉黛的粉雾被风扯得稀薄，芦苇穗子镀上一层暖黄。栈道上只剩三两个散步的人，步子都不快。我忽然想到，人这一辈子，年轻时总以为秋天是往回收的，收得人心里发空。可真站在这河边才明白，秋天不是收摊子走人的意思。草木经了霜，把颜色调得更沉、更稳，舒展得比夏天还从容。人退了休，也未必就是往后退，倒像是把从前没工夫细看的日子，一样一样重新拾起来，慢慢尝。

人生如秋。年轻时是春夏，忙着抽枝、忙着开花、忙着结果，生怕落下一步。如今退了休，才算真正进了秋天。秋天不是落幕，是换了一种开法。不用再跟谁比着开得热闹，也不用赶着谢幕。

霜降之后，秋确实深了。深到叶子把颜色都调成了沉默，深到河水把声音都收成了倒影。可深了的秋，有深了的秋的好。家门口这条河，把秋天收拾得妥妥帖帖，也把人心里那点急、那点慌，一点一点熨平了。

明天要是天好，我还来。带杯茶，坐那棵柳树下头，什么也不干，就看水。看水看久了，心里那点急，就化在水里了。人这一辈子，能有一条河肯陪你慢慢变老，是福气。

也愿你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“张村河”。不必远行，不必计划，出门走几步，就在手边。那里有水，有树，有一只不急着飞走的白鹭，和一个肯慢下来陪你看水的自己。

秋天深了，愿你也被秋天温柔地接住。

刘忠昌



城市秀场

青岛的秋天

青岛的秋天，总笼着一层海雾独有的温柔，少了北方内陆秋日的凛冽萧瑟。当第一缕秋风掠过海面，裹挟着淡淡的咸湿气息，钻进蜿蜒的街巷，整座岛城便徐徐铺展开一幅绚烂恬雅的画卷，令每一个踏入此间的人，沉醉不已。青岛的秋，是一场视觉盛宴，从海滨到山间，从城区到郊野，城市的每一处角落，都涌动着层次丰富的斑斓色彩。

说起青岛的秋，八大关是绕不开的去处。这里的秋色，从不会平铺直叙地呈现，而是从一栋栋老建筑的缝隙里悄然漫溢而出。八大关以居庸关、山海关、嘉峪关等八处关隘命名道路，二百余栋融汇英、法、德、俄、希腊、丹麦、西班牙等多国建筑风格的别墅错落分布，被誉为一座鲜活的“万国建筑博物馆”。秋日穿行其间，移步换景。居庸关路两侧银杏林立，秋深时节，满树金叶璀璨耀眼，阳光透过枝叶洒落，一地碎金，恍若坠入梵高笔下流动的油画；山海关路、武胜关路和函谷关路，一棵棵高大遒劲的法国梧桐撑开浓密的枝桠，秋风拂过，手掌般宽大的叶片打着旋儿悠悠飘落，簌簌声响，把秋日独有的闲适韵味渲染到极致；嘉峪关路与宁武关路，是闻名的“枫树一条街”，连片枫树红得通透热烈，远远望去，如同山间一簇簇静静燃烧的火焰。

每到秋日，八大关便是市民与游客心中的打卡胜地。缤纷落叶搭配异域风情的老建筑，酿出醇厚浪漫的氛围，很难不让人心动。在这里或驻足各式别墅之间，举着相机定格秋日盛景；或缓步走在落叶铺就的小径，静享这份独属于八大关的静谧安然；或静坐在街边长椅，任凭秋风拂面，细细品味绵长悠远的秋之况味。

如果说八大关的秋精致温婉，那崂山的秋，却满是山水诗意。秋天是崂山一年中最动人的时节。登临巨峰之巅放眼远眺，云海翻涌如同万顷波涛，连绵群山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，恍若缥缈仙境。崂山秋日的云海，不同于夏季的氤氲厚重，显得格外清澈通透。朝晖或是落日斜照之时，流云被镀上暖金、浅红的霞光，与山间五彩斑斓的秋叶相互映衬，山因云灵，云因叶艳，山水秋景融为一体，空灵悠远。

青岛老城区的秋，则藏着人间烟火的暖意。栖霞路、福山路、鱼山路、大学路一带，红瓦老楼依山而建，石砌院墙爬满藤蔓。秋日里的爬山虎早已红透，如同跳动的火焰，顺着斑驳墙壁向上攀援，从墙根一直蔓延至屋檐。斑驳的老墙、错落的红瓦，搭配热烈的红叶，没有刻意雕琢，皆是老城岁月沉淀出来的美感。漫步老城波螺油子，抬眼是红瓦、蓝天与艳红的藤蔓，转角处或许还能遇见晒着暖阳的居民。平淡日常与秋日意趣相融，温柔又治愈。

青岛的秋天，不止眼底风光，还是一场舌尖上的相逢。海风漫卷市井，登州路啤酒屋里人声熙攘，杯盏起落皆是闲适；劈柴院的烧烤摊前，烤鱿鱼滋滋作响，鲜醇香气随风漫溢；沙子口码头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，鲜活海货接踵上岸。美食与秋色缠绵交织，织就岛城独有的秋日烟火。

海雾轻柔，秋叶绚烂，山海相依，烟火绵长。青岛的秋天从来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，而是镌刻在岛城骨血里的一篇美文。由浩渺大海落笔，借层叠山色赋形，以老城烟火润色。它藏在八大关飘落的银杏与梧桐里，藏在崂山翻涌的云海红叶间，藏在老城红瓦墙上摇曳的爬山虎中，也藏在街头巷尾淡淡的海鲜与啤酒香气里。

这便是青岛的秋，兼具山海的辽阔、建筑的雅致与市井的温暖。时光缓缓流淌，秋叶岁岁更迭，这份独属于岛城的秋日美好，凝结成对山海、生活与生命的热爱，久久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
姜宝凤

主持人：贾小飞